

R 兰迪系列之一
AN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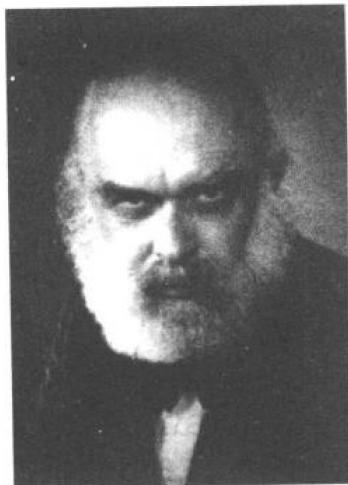
高人兰二迪

超自然能力调查者兰迪如是说

[美] 詹姆斯·兰迪
白爱莲 水平 著译

海南出版社

R 兰迪系列之一
RANDI



詹姆斯·兰迪

超自然能力调查者兰迪如是说

高
人
兰
迪

[美] 詹姆斯·兰迪著
白爱莲 水平译

海南出版社

James Randi: Psychic Investigator
by James Randi
Copyright © by James Randi 1991
The Magic World of the Amazing Randi
by James Randi
Copyright © by James Randi 1989
中文简体字版权© 2001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 - 2001 - 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人兰迪:超自然能力调查者兰迪如是说/(美)兰迪(Randi, J.)著;
徐水平,白爱莲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2

书名原文:The Magic World of the Amazing Randi

ISBN 7 - 5443 - 0284 - 9 ..

I. 高… II. ①兰… ②徐… ③白… III. 伪科学 - 批判 - 普及读物

IV. B91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274 号

高人兰迪

——超自然能力调查者兰迪如是说

(美)詹姆斯·兰迪 著

白爱莲 徐水平 译

责任编辑 野夫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08 千字

书号:ISBN 7 - 5443 - 0284 - 9 / B · 19

定价:20.00 元

编者前言

詹姆斯·兰迪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科学斗士，是美国民间反伪科学和反邪教专家。他2000年曾来中国参加科学论坛并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的采访。因此在我国，他也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魔术师出身的人，却把他一生的精力献给了揭露骗子的事业，并为此承受各种攻击和压力，这多少是让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由于他深谙各种江湖伎俩并善用科学和智慧去证伪，因此他所向披靡，至今全世界仍无一个招摇撞骗的人敢于和他正面交锋。他那可爱的胡须飘向哪里，哪里就有豁然开朗的笑声。应该说，他的演讲和表演，所传达的知识和产生的效果，远胜于一般的科普宣传。

在伪科学和邪教依旧充斥的这个世界，兰迪和他的著述，仍然是善良民众必不可少的清醒剂。因此，我们在美国圣何塞大学华裔教授林磊先生的协助下，获得了兰迪系列著作的亲自授权，并将在我国首次整体推出这五种生动有趣的书籍。我们相信，所有深怀求知欲并努力探寻这个世界真谛的人们，无疑都会为此击节叫好。

中文版序

本书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过了，但这是首次以中文版的形式出现。我为自己的作品能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而深感欣慰。每当我的作品的一个新版本出现，都让我感觉到了对这些新读者的责任，但我可向你们保证，我确实是认真地做这些实验的，并尽可能地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

不合情理而又迷信模糊的思维以及不加评鉴地接受一些观点，都是对人类思维发展不利甚至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查阅任何图书馆中的资料，你都会发现其中充斥着许多欺世盗名的伪科学著作。但分清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也并非易事。因此我希望我的书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认清和揭穿那些骗人的把戏。

我在中国演讲时经常有人问我，在不同国度都存在的伪科学与骗术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回答是：就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风味的食品一样，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一些他们可利用的东西，但是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文化信仰来将其重新包装。在美国，有人通过看水晶球或摆纸牌来预测未来。在欧洲则经常通过研究掌纹或颅相来判断命运。在你们国家则是借助易经八卦。而几乎在每个国家星座的图案都被认为对人类命运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均属无稽之谈。

拿出勇气来面对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失望和令人不快的打击。在迷信和伪科学中找不到安慰，虽然这些东西会带来片刻的希望，但这些希望也是虚妄的。然而，看一看新生儿的眼睛——无论它们的颜色和样子是否与你自己的眼睛相同——你将看到我们未来的真正希望。我们居住在一个美丽的世界上，我们必须让自然和与我们共同生存的人们来引导我们的生活。



(詹姆斯·兰迪)

代序

高人之道

——采访“高人”兰迪

迈克尔·舍曼

对于《怀疑》杂志的读者而言，詹姆斯·兰迪已无须介绍，他是自哈里·霍迪尼发明脱身术以来，现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脱身术大师、舞台和现场魔术师。他享有的卓著声誉已让他跻身于各种百科全书和艺术历史书籍之中。他是作家、演说家、著名的公众人物。若有哪一天没有人对他进行采访或者他没有出去演说，他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骗术揭穿者：是他让那些宣称自己拥有超自然力量并鼓吹超心理能力的方术之士们不寒而栗——只要他们远远看到这个白胡子老头缓缓走来，就足够了。

《怀疑》杂志在过去 8 年中对兰迪的报道，不过是兰迪那漫长的职业怀疑论者生涯的最近篇章而已；而作为职业怀疑

论者,也不过是他的漫长职业生涯的后半部分而已:他的职业生涯是从高中时代开始的,当时他从加拿大一所中学辍学。他厌恶了学校那些枯燥的课程,更喜欢生龙活虎的现实世界。自从1976年他与赖伊·海曼、马丁·加德纳和保罗·库尔兹共同创立“超自然能力科学调查委员会(简称CSICOP)”以来,他的工作都记录在了数以千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采访和文章之中,其中有《怀疑者》和《怀疑》杂志,地方性怀疑论者协会出版的几十份新闻通讯,还有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他的作品中包括最为人熟悉的经典之作《惊世骗术》,以及陆续面世的《“大师”真相》、《信仰治疗》、《魔幻宗师》、《高人兰迪》。现在他正在夜以继日地将他多年来对通灵术的研究成果撰写成册:《实验室中的魔术师》。

但万事开头难。兰迪的麻烦是从一本名为《大师真相》开始的。这本书开始了他的怀疑论者生涯,同时又让他卷入了长达30年的与以色列那位宣称能让调羹弯曲的通灵者之间的恩恩怨怨之中。这本书的标题看来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但若你发现盖勒宣称自己不是在使用什么魔术使调羹弯曲,而是说是用他那绝对超自然的本领使调羹弯曲时,你就什么都明白了。确实,世界上的怀疑论者中,很少有人会相信这种虚妄之语,但与无数的盖勒的爱好者和追随者组成的强大力量相比,我们怀疑论者这方的人数可谓少之又少。盖勒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中还有一群律师,他们不断地向兰迪发出警告信并一再地起诉兰迪。但他们越是这么执意与兰迪过不去,兰迪就越不愿放弃。作为一个毫不妥协的、勇敢好战的人,兰迪从来都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屈从于任何挑战,特别是若这种挑战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对自从他在近60年前、尚是一个少年时离开

他在加拿大的家乡时就不相信的虚妄之语缄默不语时，他更是如此。詹姆斯·兰迪 1928 年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时名叫兰德尔·詹姆斯·汉密尔顿·茨翁格（奥地利的一种姓）。他在那里掌握的双语能力，在他几十年后翻译 15 世纪的占星家和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四行诗时，派上了大用场。双语能力并不是他在漫漫征途开始之初掌握的惟一技能。在离他 72 岁生日仅差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次采访中，他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几十年前，在他成为世界上广为人知的著名的骗术揭穿者之前，他在做些什么？他到底是如何成为“高人”兰迪的？

《怀疑》杂志：除了采访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学者之外，我们一直追踪着现代怀疑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们的足迹，这些开创者包括马丁·加德纳、赖伊·海曼、菲尔·卡拉斯、卡洛尔·塔夫雷斯和苏珊·布莱克默。我们希望从这些人的思想背后的心理开始谈起。所以就让我们从您的父母说起吧。

兰迪：我父亲是加拿大贝尔电话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我母亲是当时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家庭主妇。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现在都尚健在——我弟弟住在温哥华，我妹妹则住在多伦多。

《怀疑》杂志：您当时上的是公立学校吗？

兰迪：是的。当时加拿大的公立学校是非常好的，教学水平很高。中学是五年制的。但读了四年中学的学生就可以到美国的大学就读了。而若你读了五年高中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而且，当时我的确遇上了非常不错的老师。塔维尔先生、亨德森先生以及其他几个老师都是那种真

正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扑在教学上的职业教师。我无法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事实上，我将我的第一本书献给了我的物理老师塔维尔先生——可惜当时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但塔维尔先生的过世，并不妨碍我对他表示尊敬。

《怀疑》杂志：但是你中途辍学了，对吗？

兰迪：没错，我辍学了。坦白地说，我并不是那种必须读完五年中学的人，我可以算得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神童，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上学。这可不是在吹牛。我的智商成绩是 168。因此学校允许我不来上学，但这却对我有害，因为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二年级学生了，尤为擅长数学和科学两门课程。由于学校没有什么专门针对天才儿童的计划，因此他们就只好让我不来上学。我有一张特别卡片，若学校某个专门管逃学的老师看到我在上课期间在外面游荡的话，我只要给他看这张卡片就万事大吉了。这些老师当时实际上往往是押着逃学的孩子回到教室上课，而由于我有这一小张特别卡片，因此就可以天马行空了。

《怀疑》杂志：那么您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呢？

兰迪：我有一张特别通行证，这让我可以自由进出多伦多公立图书馆。我不仅可以进入开架区，而且可以进入工具书区，而当时像我这样大约 11 或 12 岁的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工具书区的。那时我迷上了埃及考古学，并学会了阅读象形文字。现在如此高龄的时候，我还能够读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呢！大部分时间中，我都像个独行侠，要么漫游在多伦多的大街上，要么在图书馆或者博物馆自学。

《怀疑》杂志：您说这种生活对您带来了损害。但是我这样认为，就现在您最终所从事的事业来看，这对您是大有裨益

的,因为您当时就领教了各种街头把戏了。

兰迪:没错。但是我没有同龄人作伴,尽管我渴望有他们作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长两到三岁,而我刚上中学时,学校不允许我不上学,因此就只好勉为其难地和他们呆在一起了。我不认识任何人,我感到厌烦。我厌倦了被老师们告诉该思考些什么,而不是被他们告诉该如何思考。头两年老师们都还不错,但这种局面马上就中断了。我转学了,后一所学校的老师不像第一所学校的老师那么敬业,因此我就更意兴阑珊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中学五年级时的历次期末考试。文学是第一门考试科目。我们学习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这就是我曾亲眼所见的那把匕首”,诸如此类。我很熟悉这个戏剧,我很希望考卷中的问题就是和它有关的。但当我拿到考卷,上面的题目是:“很明显,麦克白的失败可以归咎于他的妻子麦克白夫人。请根据莎士比亚的这出戏剧的内容证明这一点。”什么?这可是我完全不同不同意的一种观点。麦克白是个优柔寡断的、毫无主心骨的人。特别是当他居然听从了妻子的话,放弃了当国王的高贵理想之时,更是如此。他只会是一个眼高手低的异想天开派,我可一点也不喜欢他这样的人。我在我的考卷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我无法同意的前提条件。”然后签上我的大名,起身离开。我当时用的是一支自来水笔,我盖上了笔帽,将它放到了我的口袋中,大步走出了教室,再也没有回去过。

《怀疑》杂志:这就是您离家出走、开始四处旅行的时间吗?您为什么离开呢?

兰迪:当时我17岁,特别害羞,尽管这一点我在很长时间

中都没有怎么谈起过。我与学校的大部分孩子都迥然不同。这不仅是因为我是一个神童，而且是因为我不惧怕任何同辈的压力。若他们做的什么事情是我所不同意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去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认为我是个怪人，诸如此类，但是这种同龄人的压力对我来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我想，我当时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同龄人，因此我可不想屈从于那些凡俗的十几岁的孩子的影响。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无法与我同龄的人交往。由于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同龄人伙伴，因此我喜欢和比我年长的人交往。和同龄人交往让我感觉局促不安。而且当我被介绍给陌生人的时候，我一度会脸红，感觉非常紧张。

有一天我站在浴室里的一块玻璃前面，对自己说：“听着，你必须学会与他人交往。你总不能永远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之中吧。你必须克服这一点：你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懂得社交。我必须克服困难，学会社交。”当时我对魔术非常感兴趣，并且为我的朋友和家人都表演过，不过从来没有当着一大群人表演过。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站在许多观众之前了——这比穿束身衣或者被关在密封箱之中还可怕。对这我怕得要死。

因此在一个夏日，我收拾了行囊，带上了我仅有的一点点钱，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了多伦多，参加了一个马戏团。这是彼得·马尔奇的巡回演出团，我当时在戏中扮演的既是通灵者又是魔术师的伊比斯王子。此前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戏法，因此我可以应付得过来。但第一次真正走上舞台真算得上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被装在一个漏水的木桶中、然后漂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边缘，也比这要强一些。然而演出结束之后，我得到了观众的热烈鼓掌，这让我激动异常——他们喜欢

我的演出！我想，“我侥幸成功了。我想，我可以继续演下去”。

就这样我们巡回演出了数个月。我们遇上了洪水，而且还碰上一场大火，几乎一命呜呼。我被人抢劫，我的工资被骗走了，诸如此类。一连串的事情，不一而足，你可以想像得到。然而这可没有让我有过什么回到从前的想法，因为我认为，这些不过是告诉了我，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残酷无情，它能够在你最无准备的时候打得你措手不及。你必须尽力而为，必须努力影响它，并击败它。大自然可是残酷无情的，它根本不在乎你是哪根葱哪根草。这样我很早就懂得了这些道理。后来在夏季结束的时候，我带上我挣的钱，以及大为丰富的人生经验，离开了马戏团。

《怀疑》杂志：您的个性和脾气是十分直率的那种，而且有的时候是好战的。您算得上是一个难缠的家伙了，你可不喜欢被人当作傻子把玩。

兰迪：没错。

《怀疑》杂志：而且您对待所谓的通灵术的方法，一点也不比诸如赖伊·海曼的方法温和。这种直接的、有时候是对抗性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呢？

兰迪：我是从扮演伊比斯王子并表演他的通灵术中学习到这种方法的。我发现当我说我知道观众心里想些什么、而且能够预测未来时，他们居然对我深信不疑。甚至当我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的杂耍时，他们还是不为所动。我还记得当时《多伦多每日星报》刊登一篇有关我的文章。这片文章附了张照片，照片中我是坐着的，戴着一方白头巾，手中拿着一个水晶球（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外面裹了块白手帕的灯泡）。文章说我准确预测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最终比赛结果。当

然,这是这篇文章要的一个花招。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佛罗里达州一个家伙打给我的电话,坚持要聘用我,让我帮助他赌马。我向他解释说,我实际上根本无法预测未来,但他坚持说,只要他看一眼,就知道什么是装腔作势什么不是,而我的确不是。

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多伦多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他居然来到了多伦多,而且通过采访我的报纸记者找到了我。他来到我的住处门口,许诺只要我在阅读《赛马消息报》的时候猜测每次比赛中哪匹马会获胜,他每周就会付我 75 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说:“听着,我所做的不过就是魔术书上写的一些东西。我根本就不能预测什么未来。”然后我就把大门关上了。可是他居然跟随我到了夜总会,我当时在那里做现场表演,他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他把夜总会经理叫过去,说如果我对《赛马消息报》上的赛马比赛作出预测的话,他就可以付给我与夜总会付给我的数额等同的周薪。夜总会经理冲我使眼色,说,“答应了吧”。但是我还是拒绝了,然后就离开了夜总会,因为我开始为人们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什么通灵术感到害怕。

《怀疑》杂志:当时您只有 19 岁,刚刚开始您的魔术师生涯。当时您靠这个能够生活下去吗?

兰迪:我说我的周薪是 75 美元,这在当时可不少,特别是当我做的事情是我所热爱的事情的时候。但后来我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被汽车撞了,整个背部都被撞裂了。我不省人事,被人拖到医院,医生们给我缝好了背部,然后给我全身都打上了石膏,我就这样生活了一年半。石膏一直从我的脖子到我的胯部,两边都安装了把手,这样我才可以带着它走动。这段时间

是如此痛苦，以致我的体重要减轻了35磅。这是我一生中最背运的时候，但是我的好朋友劳森帮助我渡过了难关。

我从事故中康复过来之后，又表演了一段时间的魔术。但不久我接到我的一个朋友丹尼·迪恩的电话。他当时在纽约当戏剧演员，和他的经纪人在一起。他们希望我能够和保罗·特里普一道，为当时正在拍摄一个名叫《魔术》的电视节目在百老汇表演束身衣脱身魔术。这样我就第一次到美国来做魔术表演。那里，正如《先驱论坛报》所写的，我就像悬在百老汇上面的“一只巨型的死亡之鱼”。我不清楚这是恭维还是批评。但是我最后成功了，并且在美国开始了我的职业。当时全职的魔术师并不多，因此我能够参加许多演出，包括和史蒂夫·艾伦一起在《今晚表演》节目中表演。史蒂夫·艾伦是一个出色而又慷慨大方的人，他当时刚刚开始办这个节目。这个节目非常成功，这样我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在这个节目中露面。实际上，我在几年之中都是《今晚表演》节目中的常驻魔术师了。这样我就大出其名，足以让我出入整个美国的各种夜总会，最终还让我在欧洲进行了巡回演出。

《怀疑》杂志：这么说来，这个时候您已经以做职业魔术师为生了。那么您是怎么从在夜总会做现场魔术表演过渡到做更大的舞台魔术表演的呢？

兰迪：这说来有点奇怪。我当时在魁北克市的一个夜总会工作。这个夜总会可不是美国的那种豪华气派的夜总会。一天晚上，几个健壮结实的家伙来了，他们是一些已经下班的警察。他们说希望我在表演完之后，能够试试能不能挣脱他们的手铐。表演完后，我正要离开夜总会，却发现他们正端坐在巡逻车里等着我呢。他们过来抓住我，然后把手铐铐在了我的手

腕上，并说道：“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挣脱手铐的，伟大的脱身术艺术家！”我说：“我要秘密地做。我可以到车后座去吗？”他们说：“当然可以。”这样我就从警车的一边进去，然后再从另一边出来，这时我的手腕已经脱离了手铐了！手铐可不是什么太困难的锁，特别是当你有所准备的时候，而且我在应付此种突发情况方面是很出名的。这些家伙惊讶得用手不停地拍打他们的额头，并说，我必须到当地监狱走一遭，看看我是否能够从他们的牢房中逃出来。我同意了。

当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我们开车来到警局。我发现，牢房上不过只有一把挂锁。除了内裤之外，他们把我的衣服全脱了，并且用手铐和脚镣铐住了我。他们将我锁在一个牢房中，把我的衣服锁在另一个牢房中。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大约20分钟之后，我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回来瞧瞧。我当时已经成功脱身，而且穿着停当，并把手铐和脚镣全都锁好，整齐地放在那里。他们立即就给各家报纸打电话，第二天，《魁北克独家报》对这件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标题是《高人兰迪逃离了魁北克的监狱》。这是我第一次被称作“高人”，也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拼作兰迪(Randi)而不是兰德尔(Randall)。这之前我一直都是“大师兰德尔”。这就是为什么我被称为“高人兰迪”的由来了。

《怀疑》杂志：您的经历明显可以和霍迪尼的职业生涯媲美。您是有意识地追随他从而选择了这个职业，还是只是碰巧就成了这个样子？

兰迪：你知道，当各家报纸开始报道说我表演了一个“霍迪尼”魔术时，我对此可不怎么高兴。我表演的是一个“兰迪”魔术。我希望我就是我自己，而且总是尽力让记者们不要拿我

和霍迪尼相比较。但要完全摆脱霍迪尼是很困难的。霍迪尼就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而且,坦白地说,毫无疑问是他发明了脱身术。因此,实际上我就像任何追随他们前辈的魔术师一样,是踏着霍迪尼的脚步走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试图去模仿霍迪尼。对我而言,这样做是不怎么体面的。

《怀疑》杂志:被人称为“高人兰迪”的时候,您已经二十好几了。当时您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您认为您的职业会走向何方?

兰迪:在我成功逃离了魁北克的监狱之后,这件事情马上就变得沸腾了起来。我工作的那个夜总会的老板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夜总会的席位都被预定了,顾客全打电话来说,他们要亲眼看兰迪表演脱身术。而且他还告诉我,我必须放弃那些平常的魔术表演,专门表演脱身术。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怎么会什么脱身术。我所知道的不过就是如何把锁打开罢了。”没有办法,我只好设计出了一个脱身魔术。当时我甚至没有束身衣。这样只好去当地的精神病院借了一件过来用。幸运的是,这件束身衣对我来说比较宽松,因此要从中逃离出来,要容易得多。后来我就再加上了一些被绳绑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最后让一个警官来将我的手腕铐起来,而他们在铐我的时候,我却能偷他们的钱包,等等。不久之后,我又设计了一个新的脱身术魔术。

《怀疑》杂志:那么您是如何学会开锁的呢?

兰迪:这大约是我在13岁的时候学会的。当时我对锁的工作原理非常好奇,于是就开始拆锁,想看个究竟。

《怀疑》杂志:但是当您被剥得差不多精光、被关在牢房中的时候,您的撬锁工具能藏在哪儿呢?